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老殘遊記二編 第八回 血肉飛腥油鍋煉骨 語言積惡石磨研魂

話說老殘在那森羅寶殿上面，看那殿前五神問案。只見毒霧愁雲裡靠東的那一個神位面前，阿旁牽上一個人來。看官，你道怎樣叫做阿旁？凡地獄處治惡鬼的差役，總名都叫做阿旁。這是佛經上的名詞，彷彿現在借留學生為名的，都自稱四百兆主人翁一樣的道理。閒話少講，卻說那阿旁牽上一個人來，稍長大漢，一臉的橫肉，穿了一件藍布大褂，雄赳赳的牽到案前跪下。上面不知問了幾句什麼話，距離的稍遠，所以聽不見。只遠遠的看見幾個阿旁上來，將這大漢牽下去。距公案約有兩丈多遠，地上釘了一個大木樁，樁上有個大鐵環。阿旁將這大漢的辮子從那鐵環裡穿過去收緊了，把辮子在木樁上纏了有幾道，拴得鐵結實，也不剝去衣服。只見兩旁凡拿骨朵錘、狼牙棒的一齊下手亂打，如同雨點一般。看那大漢疼痛的亂蹦。起初幾下子，打得那大漢腳蹦起直豎上去，兩腳朝天，因為辮子拴在木樁上，所以頭離不了地，身子卻四面亂摔，蹦上去，落下來，蹦上去，落下來，幾蹦之後，就蹦不高。落下來時候，那狼牙棒亂打，看那兩丈圍圍地方，血肉紛紛落，如下血肉的雹子一樣。中間夾著破衣片子，像蝴蝶一樣的飄。皮肉分兩沉重，落得快，衣服片分兩輕，落的慢，看著□分可慘。

老殘座旁那個老者在這裡落淚，低低對老殘說道：「這些人在世上時，我也勸道許多，總不肯信。今日到了這個光景，不要說受苦的人，就是我們旁觀的都受不得。」老殘說：「可不是呢！我直不忍再往下看了。」嘴說不忍望下看，心裡又不放心這個犯人，還要偷著去看看。只見那個人已不大會動了，身上肉都飛盡，只剩了個通紅的骨頭架子。雖不甚動，那手腳還有點一抽一抽的。老殘也低低的對那老者道：「你看，還沒有死透呢，手足還有抽動，是還知道痛呢！那老者擦著眼淚說道：「陰間哪得會死，遲一刻還要叫他受罪呢！」

再看時，只見阿旁將木樁上辮子解下，將來搬到殿下去。再看殿腳下不知幾時安了一個油鍋，那油鍋扁扁的形式，有五六丈圍圍，不過三四尺高，底下一個爐子，倒有一丈一二尺高，火門有四五尺高，三只腳架住鐵鍋，那爐口裡火穿出來比鍋口還要高二三尺呢。看那鍋裡油滾起來也高出油鍋，同日本的富士山一樣，那四邊油往下注如瀑布一般。看著幾個阿旁，將那大漢的骨頭架子抬到火爐面前，用鐵叉叉起來送上去。那火爐旁邊也有幾個阿旁，站在高臺上，用叉來接，接過去往油鍋裡一送。誰知那骨頭架子到油鍋裡又會亂蹦起來，濺得油點子往鍋外亂灑。那站在鍋旁的幾個阿旁，也怕油點子濺到身上，用一塊似布非布的東西遮住臉面。約有一二分鐘的工夫，見那人骨架子，隨著沸油上下，漸漸的顏色發白了。見那阿旁朝鍋裡看，彷彿到了時候了，將鐵叉到鍋裡將那人骨架子挑出，往鍋外地上一摔。又見那五神案前有四五個男男女女在那裡審問，大約是對質的樣子。老殘扭過臉對那老者道：「我實在不忍再往下看了。」

那老者方要答話，只見閻羅天子回面對老殘道：「鐵英，你上來，我同你說話。」老殘慌忙立起，走上前去。見那寶座旁邊，還有兩層階級，就緊在閻羅王的寶座旁邊，才知閻羅王身體甚高。坐在椅子上，老殘立在旁邊，頭才同他的肩膀相齊，似乎還要低點子。那閻羅王低下頭來，同老殘說道：「剛才你看那油鍋的刑法，以為很慘了嗎？那是最輕的了，比那重的多著呢！」老殘道：「我不懂陰曹地府為什麼要用這麼重的刑法，以陛下之權力，難道就不能改輕了嗎？臣該萬死，臣以為就用如此重刑，就該叫世人看一看，也可以少犯一二。卻又陰陽隔絕，未免有點不教而殺的意思吧。」閻羅王微笑了一笑說：「你的癡直性情還沒有變哪！我對你說，陰曹用重刑，有陰曹不得已之苦衷。你想，我們的總理是地藏王菩薩。本來發了洪誓大願，要度盡地獄，然後成佛。至今多少年了，毫無成效。以地藏王菩薩的慈悲，難道不想減輕嗎？也是出於無可奈何！我再把陰曹重刑的原委告訴你。第一你須知道，人身性上分善惡兩根，都是歷一劫增長幾倍的。若善根發動，一世裡立住了腳，下一世便長幾倍，歷世既多，以至於成就了聖賢仙佛。惡根亦然，歷一世亦長幾倍。可知增長了善根便救世，增長了惡根便害世，可知害世容易救世難。譬如一人放火，能燒幾百間屋；一人救火，連一間屋也不能救。又如黃河大汛的時候，一個人決堤，可以害幾□萬人；一人防堤，可不過保全這幾丈地不決堤，與全局關係甚小。所以陰間刑法，都為炮煉著去他的惡性的，就連這樣重刑，人的惡性還去不盡，初生時很小，一人世途，就一天一天的發達起來。再要刑法加重，於心不忍，然而人心因此江河日下。現在陰曹正在提議這事，目下就有個萬不得了的事情，我說給你聽，先指給你看。」

說著，向那前面一指。只見那毒霧愁雲裡面，彷彿開了一個大圓門似的，一眼看去，有□幾里遠，其間有個大廣廠，廠上都是列的大磨子，排一排二的數不出數目來。那房子大約有三丈多高，磨子下面旁邊堆著無數的人，都是用繩子捆縛得像寒菜把子一樣的。磨子上頭站著許多的阿旁，磨子下面也有許多的阿旁，拿一個人往上一摔，房上阿旁雙手接住。如北方瓦匠摔瓦，拿一壯幾□片瓦往上一摔，屋上瓦匠接住，從未錯過一次。此處阿旁也是這樣，磨子上的阿旁接住了人，就頭朝下把人往磨眼裡一填，兩三轉就看不見了。底下的阿旁再摔一個上去。只見磨子旁邊血肉同醬一樣往下流注，當中一星星白的是骨頭粉子。

老殘看著約摸有一分鐘時的工夫，已經四五個人磨碎了。像這樣的磨子不計其數，心裡想道：「一分鐘磨四五個人，一刻鐘豈不要磨上百個人嗎？這麼無數的磨子，若詳細算起來，四百兆人也不夠磨幾天的。」心裡這麼想，誰知閻羅王倒已經知道了，說道：「你疑惑一個人只磨一回就完了嗎，磨過之後，風吹還原，再磨第二回。一個人不定磨多少回呢！看他積的罪惡有多少，定磨的次數。」老殘說：「是犯了何等罪惡，應該受此重刑？」閻羅王道：「只是口過。」老殘大驚，心裡想道：「口過痛癢的事，為什麼要定這樣重的罪呢？」其時閻羅王早將手指收回，面前仍是雲霧遮住，看不見大磨子了。閻羅王又已知道老殘心中所說的話，便道：「你心中以為口過是輕罪嗎？為的人人都這麼想，所以犯罪人多了。若有人把這道理說給人聽，或者世間有點驚懼，我們陰曹少作點難，也是個莫大號功德。」老殘心裡想道：「倘若我得回陽，我倒願意廣對人說。只是口過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罪，我到底不明白。」

閻羅王道：「方才我問你殺、盜、淫這事，不但你不算犯什麼大罪，有些功德就可以抵過去的。即是尋常但凡明白點道理的人，也都不至於犯著這罪。惟這口過，大家都沒有仔細想一想。倘若仔細一想，就知道這罪比什麼罪都大，除卻逆倫，就數他最大了。我先講殺字律。我問你，殺人只能殺一個吧！陽律上還要抵命。即使逃了陽律，陰律上也只照殺一個人的罪定獄。若是口過呢，往往一句話就能把這一個人殺了，甚至於一句話能斷送一家子的性命。若殺一個人，照一命科罪。若害一家子人，照殺一家子幾口的科罪。至於盜字律呢，盜人財帛罪小，盜人名譽罪大，毀人名譽罪更大。毀人名譽的這個罪為甚麼更大呢？因世界上的大劫數，大概都從這裡起的。毀人名譽的人多，這世界就成了皂白不分的世界了。世界既不分皂白，則好人日少，惡人日多，必至把世界釀得人種絕滅而後已。故陰曹恨這一種人最甚，不但磨他幾□百次，還要送他到各種地獄裡去叫他受罪呢！你想這一種人，他斷不肯做一點好事的。他心裡說，人做的好事，他用巧言既可說成壞事；他自己做壞事，也可以用巧言說成好事，所以放肆無忌憚的無惡不作了，這也是口過裡一大宗。又如淫字律呢，淫本無甚罪，罪在壞人名節。若以男女交媾謂之淫，倘人夫妻之間，日日交媾，也能算得有罪嗎？所以古人下個淫字，也有道理。若當真的漫無節制，雖然無罪，身體即要衰弱了。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若任意毀傷，在那不孝裡耽了一分罪去哩。若有節制，便一毫罪都沒有的。若不是自己妻妾，就科損人名節的罪了。要知苟合的事也不甚容易，不比隨意撒謊便當。若隨口造謠言損人名節呢，其罪與壞人名節相等。若聽旁人無稽之言隨便傳說，其罪減造謠者一等。可知這樣損人名節，比實做損人名節的事容易得多，故統算一生積聚起來，也就很重的了。又有一種圖與女人遊戲，發生無根之議論，使女人不重名節，致有失身等事，雖非此人壞其名節，亦與壞人名節同罪。因其所以失節之因，誤信此人遊談所致故也。若挑唆是非，使人家不和睦，甚至使人抑鬱以死，其罪比殺人加一等。何以故呢？因受人挫折抑鬱以死，其苦比一刀殺死者其受苦猶多也。其他細微曲折之事，非一時間能說得盡的，能照此類推，就容易明白了。你試想一人在世數□年間，積算起來，應該怎樣

科罪呢？」

老殘一想，所說實有至理，不覺渾身寒毛都豎起來，心裡想道：「我自己的口過，不知積算起來該怎樣呢？」閻羅王又知道了，說：「口過人人都不免的，但看犯大關節不犯，如不犯以上所說各大關節，言語亦有功德，可以口德相抵。可知口過之罪既如此重，口德之功亦不可思議。如人能廣說與人有益之事，天上酬功之典亦甚隆也。比如《金剛經》說：『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否？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須菩提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此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勝前福德。』這是佛經上的話，佛豈肯騙人。要知『受持』二字很著力的，言人能自己受持，又向人說，福德之大，至比於無量數之恒河所有之沙的七寶布施還多。以比例法算口過，可知人自身實行惡業，又向人演說，其罪亦比恒河中所有沙之罪過還重。以此推之，你就知道天堂地獄功罪是一樣的算法。若人於儒經、道經受持奉行，為他人說，其福德也是這樣。」老殘點頭會意。閻羅王回頭向他侍從人說：「你送他到東院去。」

老殘隨了此人，下了臺子。往後走出後殿門，再往東行過了兩重院子，到了一處小小一個院落，上面三間屋子。那人引進這屋子的客堂，揭開西間門簾，進內說了兩句話，只見裡面出來一個三四十歲的人，見面作了個揖說：「請屋裡坐。」那送來的人，便抽身去了。

老殘進屋說：「請教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姓顧名思義。」顧君讓老殘桌子裡面坐下，他自己卻坐桌子外面靠門的一邊。桌上也是紙墨筆硯，並堆著無窮的公牘。他說：「補翁，請寬坐一刻，兄弟手下且把這件公事辦好。」筆不停揮的辦完，交與一個公差去了。卻向老殘道：「一向久仰的很。」老殘連聲謙遜道：「不敢。」顧君道：「今日敝東請閣下吃飯，說公事忙，不克親陪，叫兄弟奉陪，多飲幾杯。」彼此又說了許多客氣話，不必贅述。

老殘問道：「閣下公事忙的很，此處有幾位同事？」顧君道：「五百餘人。」老殘道：「如此其多？」顧君道：「我們是幕友，還有外面辦事的書吏一萬多人呢！」老殘道：「公牘如此多，貴東一人問案來得及嗎？」顧君道：「敝東親詢案，千萬中之一二；尋常案件，均歸五神訊辦。」老殘道：「五神也只五人，何以足用？」顧君道：「五神者，五位一班，不知道多少個五位呢，連兄弟也不知底細，大概也是分著省分的吧。如兄弟所管，就是江南省的事，其管別省事的朋友，沒有會過面的很多呢，即是同管江南省事的，還有不曾識面的呢！」老殘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顧君道：「今日吃飯共是四位，三位是投生的，惟有閣下是回府的。請問尊意，在飯後即回去，還是稍微遊玩遊玩呢？」老殘道：「倘若遊玩些時，還回得去嗎？」顧君道：「不為外物所誘，總回得去的。只要性定，一念動時便回去了。」老殘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鄙人還要考察一番地府裡的風景，還望閣下保護，勿令遊魂不返，就感激的很了。」顧君道：「只管放心，不妨事的。但是有一事奉告，席間之酒，萬不可飲。至囑至囑！就是街上遊玩去，沽酒市脯也斷不可吃呢！」老殘道：「謹記指教。」

少時，外間人來說：「席擺齊了，請師爺示，還請哪幾位？」聽他說了幾個名字，只見一刻人已來齊。顧君讓老殘到外間，見有七八位，一一作揖相見畢。顧君執壺，一座二座三座俱已讓過，方讓老殘坐了第四座。老殘說：「讓別位吧！」顧君說：「這都是我們同事了。」入座之後，看桌上擺得滿桌都是碟子，青紅紫綠都有，卻認不出是什麼東西。看顧君一逕讓那三位吃酒，用大碗不住價灌，片刻工夫都大醉了，席也散了。看著顧君吩咐家人將三位扶到東邊那間屋裡去，回頭向老殘道：「閣下可以同進去看看。」原來這間屋內，盡是大牀。看著把三人每人扶在一張牀上睡下，用一個大被單連頭帶腳都蓋了下去，一面著人在被單外面拍了兩三秒鐘工夫，三個人都沒有了，看人將被單揭起，仍是一張空牀。老殘詫異，低聲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刑法？」顧君道：「不是刑法，此三人已經在那裡『呱呱』價啼哭了。」老殘道：「三人投生，斷非一處，何以在這一間屋裡拍著，就會到那裡去呢？」顧君道：「陰陽妙理，非閣下所能知的多著呢！弟有事不能久陪，閣下願意出遊，我著人送去何如？」老殘道：「費心感甚。」顧君吩咐從人送去，只見一人上來答應一聲「是」。老殘作揖告辭，兼說謝謝酒飯。顧君送出堂門說：「恕不送了。」

那家人引著老殘，方下台階，不知怎樣一恍，就到了一個極大的街市，人煙稠密，車馬往來，擊轂摩肩。正要問那引路的人是甚麼地方，誰知那引路的人，也不知道何時去了，四面尋找，竟尋不著。心裡想道：「這可糟了。我此刻豈不成了野鬼了嗎？」然而卻也無法，只好信步閒行。看那市面上，與陽世毫無分別，各店舖也是懸著各色的招牌，也有金字的、白字的、黑字的。房屋也是高低大小，新舊不齊。只是天色與陽間差別，總覺暗沉沉的。老殘走了兩條大街，心裡說何不到小巷去看看，又穿了兩三條小巷，信步走去，不覺走到一個巷子裡面。看見一個小戶人家，門口一個少年婦人，在雜貨擔子買東西。老殘尚未留心，只見那婦人抬起頭來，對著老殘看了一看，口中喊道：「你不是鐵二哥哥嗎？你怎樣到這裡來的？」慌忙把買東西的錢付了，說：「二哥哥，請家裡坐吧。」老殘看著面熟，只想不起來她是誰來，只好隨她進去，再作道理。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